

四川历史名人丛书 小说系列

文

翁

蜀山风流
千古石室说文翁

吴华章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蜀山风流：千古石室说文翁 / 吴华章著. — 成都：
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22. 11
(四川历史名人丛书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411-6494-1

I. ①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198949 号

SHUSHAN FENGLIU: QIANGU SHISHI SHUO WENWENG

蜀山风流：千古石室说文翁

吴华章 著

出品人 谭清洁
编辑统筹 罗月婷
责任编辑 李小敏
内文设计 史小燕
封面设计 魏晓舸
责任校对 段敏
责任印制 桑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38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361802 (发行部) 028-86361781 (编辑部)

邮购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238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23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 168mm×238mm 开 本 16 开
印 张 18.5 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23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2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6494-1
定 价 6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。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：028-86361796。

四川历史名人(第二批)丛书
编委会名单

主任: 罗 勇

副主任: 李 强 陈大利 王华光 马晓峰

委员: 谭继和 何一民 段 渝 高大伦 霍 巍

张志烈 祁和晖 林 建 杨 政 黄立新

唐海涛 常 青 泽仁扎西 侯安国

张庆宁 李 云 蒋咏宁 张纪亮

四川历史名人(第二批)丛书总序

——传承巴蜀文脉，让历史名人“活”起来

文化是民族的血脉。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，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，从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、道德精髓、现代价值和传承理念等方面多维度、系统化地阐述了对待中华文化的根本态度和思想观点。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“中华民族的基因”“中华民族的根和魂”的崭新高度，指出“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”，要“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”，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。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。与古印度、古埃及、古巴比伦文明相较中华文明至今仍然喷涌和焕发着蓬勃的生机。四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历史文化源通流畅、悠久深厚。旧石器时代，巴蜀大地便

有了巫山人和资阳人的活动，2021年公布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稻城皮洛遗址，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提供了丰富材料。新石器时代，巴蜀创造了独特的灰陶文化、玉器文化和青铜文明。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遗址，昭示着城市文明的诞生；三星堆和金沙遗址，展示了古蜀文明的不同凡响；秦并巴蜀，开启了与中原文化的融通。汉文翁守蜀，兴学成都，蜀地人才济济，文风大盛。此后，四川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，代不乏人。文学方面，汉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，唐陈子昂、李白、薛涛，宋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元虞集，明杨慎，清李调元、张问陶，现当代巴金、郭沫若等，堪称巨擘；史学方面，晋陈寿、常璩，宋范祖禹、张唐英、李焘、李心传等，名史俱传；蜀学传承，汉严遵，宋三苏、张栻、魏了翁，晚清民国刘沅、廖平、宋育仁等，统序不断，各领风骚。此外，经过一代代巴蜀人的筚路蓝缕、薪火相传，还创造了道教文化、三国文化、武术文化、川酒文化、川菜文化、川剧文化、蜀锦文化、藏羌彝民族文化等，都玄妙神奇、浩博精深。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四川人的根脉，是推动四川文化走向辉煌未来的重要基础。记得来路，不忘初心，我们要以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使命担当，担负起传承历史的使命和继往开来的重任，大力推动巴蜀文化的传承、接续与转化，让巴蜀文化的优秀基因代代相传。

“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”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践行“两个结合”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。自2016年10月提出方案，2017年启动实施，推出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，彰显了历史名人的当代价值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。2020年6月，经多个领域权威专家学者的多次评议，又推出文翁、司马相

如、陈寿、常璩、陈子昂、薛涛、格萨尔王、张栻、秦九韶、李调元等十位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。这十位名人，从汉代到清代，来自政治、文学、思想、教育、科学、史学等领域，和首批历史名人一样，他们是四川历史上名人巨匠的杰出代表，在各自领域造诣很高，贡献突出：文翁化蜀兴公学，千秋播德馨；相如雄才书大赋，《汉书》称“辞宗”。陈寿会通古今写三国，并迁双固创史体；张栻融合儒道办书院，超熹迈谦新理学。薛涛通音律、善辩慧、工诗赋，女中豪杰；格萨尔王征南北、开疆土、安民生，旷世英雄。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，横制颓波，天下质文翕然一变；李调元钟情乡邦文献，复兴蜀学，有清学术旗鼓重振。常璩失意不愤，潜心历史、地理、人物，撰《华阳国志》，成就中国方志鼻祖；秦九韶在官偷闲，精研天文、历律、算术，著《数书九章》，站上世界数学顶峰。

“四川历史名人丛书”的编纂出版，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》和中办、国办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推动四川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，是传承巴蜀文明、建设文化强省、振兴四川出版的品牌工程。其目的是深入挖掘历史名人的思想精髓，凝练时代所需的精神价值，增强川人的历史记忆，延续中华文化的巴蜀脉络，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。

“四川历史名人丛书”的编纂出版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出版导向、价值取向，深入挖掘名人的精神品质、道德风范，正面阐释名人著述的核心思想，借以增强川人的文化自信，激发川人了解家乡、热爱家乡、建设家乡的澎湃力量；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着力传承中华文化的经典元素和优秀因子，促进人民在理想信念、价值理念、道德观念上团结一致；始终秉承辩证唯

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用客观、公正、多维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名人，还原全面、真实、立体的历史人物，塑造历史名人的优秀形象，展示四川文化的独特魅力，让历史名人文化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能。

“四川历史名人丛书”的编纂出版，注重在创新上下功夫，遵循出版规律，把握时代脉搏，用国际视野、百姓视角、现代意识、文化思维，将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有机结合，找到与读者的共振点，打造有文化高度、历史厚度、现代热度的文化精品，经得起读者检验，经得起学者检验，经得起社会检验，经得起历史检验；注重在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，立足原创、新创、精创，努力打造史实精准、思想精深、内容精彩、语言精妙、制作精美的文化精品，全面提升四川出版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为建设文化强省、助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思想引领、舆论推动、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，为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四川力量。

“四川历史名人丛书”编委会

2022年4月5日

目录

第一章	桂花酿	1
第二章	湍水谣	29
第三章	无米之炊	67
第四章	湍水之殇	93
第五章	暗流涌动	133
第六章	秋尝大典	164
第七章	石室精舍	194
第八章	霜月寒星	223
第九章	蜀山巍峨	253

第一章 桂花酿

一

八月底，成都平原迎来了又一个晴日，一扫阴霾，天朗气清，太阳带着一团光晕，洒下缕缕金光。整个蜀郡都沐浴在这温和煦暖的阳光里，山川河流尽皆散发出慵懶倦怠的气息。

此时正是酿酒的最好时节，家家户户一片忙碌。整个郡城，空气中弥漫着桂花酿的馥郁酒香。甘冽的蜀黍酒香，麝杂着浓浓的桂花香，沁入每一个毛孔，直达五脏六腑。郡城的每个人都仿佛浸泡在甘冽香甜的美酒里，变得更加温软和细腻。这座城，就像一只硕大的酒坛子，装满了桂花酿，酒香四溢，光是这香味，就已令人微醺，似醉似醒，欲罢不能。

整个郡城，似乎在等待一场好醉。

桂花酿是蜀郡有名的方物，酒香浓郁芬芳，入口绵柔，甘甜细腻，自成一格，与巴郡清酒风味迥异，难分轩轻。达官显贵，富商巨贾，无不重金以求。

蜀郡太守官邸，幽深宽敞的后院里，经氏夫人正带领家人酿酒。要趁着好天气，再赶做一批蜀黍桂花酿，以足够太守官邸的人饮用大半年。几个男仆女婢正忙着烧火，蒸煮蜀黍。经氏挽起衣袖，和几个婢女一起忙着把早先晒干的

桂花泡在清水里。一粒粒晒干的桂花在清水中慢慢舒展开来，变得更加滋润、饱满，充满诗意与灵气。

待蜀黍蒸煮到生熟软硬合适，就被倾倒在一张宽大的竹席上，均匀摊开。蒸煮过的蜀黍，颗粒饱满，色泽鲜红，晶莹水润。一团团热气从中散发，丝丝缕缕的水汽便氤氲开来。

经氏利索地将泡发好的桂花均匀地拌进已经冷却的蜀黍，装进陶坛，洒上酒曲，迅速用紫泥封好坛口。几个年轻力壮的家仆小心翼翼地抬起封好的酒坛，放到专门贮放酒水的房间。只待十天半月的时间，就是一坛上好的桂花酿。

等到最后一坛桂花酿封坛，经氏方才直起身来，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，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。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随即抬起右手，拢了拢额前的几缕发丝，用手背微微擦拭一下额头的汗水，左手在后腰轻轻敲击了几下。

家仆婢女们开始收拾做酒的用具，打扫院子。经氏环顾四周，满脸堆笑。当她的目光转到院子东侧时，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，心下暗暗叹息了一声，清澈如水的眸子里，像是蒙上雾一般的忧虑，立即变得蒙眬、迷离。

官邸后院，回廊两边植满桂花树，中间均匀地矗立着几株高大的银杏树。经氏夫人的目光尽头——院子东侧，有一座小亭，亭中一人一几，仿佛泥塑木雕一般。

阳光透过枝叶，投射在院子里，光影斑驳。风过树梢，摇乱一地光影。同样凌乱的还有太守官邸内的人心。

此时，正在心怀等待的，不止太守官邸内的众人，也不止郡城的官吏百姓，还有这位宿醉的主角——蜀郡太守文党。

文党一身半旧的深灰色锦袍，仿佛一片枯干的落叶。他独坐亭子中，整整一个上午，几乎一动没动。一对剑眉紧紧皱在一起，脸上不见一丝波动，看不出一点内心情绪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院墙边的桂花树。

青郁郁的桂花枝叶里，星星点点的桂花散缀其间，散发出浓郁的香甜气息，香得有些放肆，甜得有些腻人。

与外表的平静完全相反，文党的内心正波澜起伏，苦苦挣扎。几天前，他蓦然发现，今年的桂花开了第二茬。从此此事便一直在他内心纠结，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满城桂花香气弥漫，原本喜欢这种花香的文党并无丝毫喜悦，相

反，陷入了无尽忧虑和纠结之中。

此时，飘荡的桂花香气，仿佛成为一种诅咒，啮噬着文党的心。

两度花开，太过反常，这究竟是祥瑞还是灾异？是不是天地神祇的暗示或预言？他完全无法明了，也不敢胡乱揣测。他翻遍郡署书筒，却没有找到任何记载。只在一卷残简上找到寥寥几字，民间或称为“岁乱”，预示着灾殃。

灾殃，那不是上天对世道的匡正，天地神祇对失德之人的惩罚吗，为何降临到自己身上？文党细细回想，入蜀三年来，自己可谓殚精竭虑，日夜思虑谋划，不曾有一日懈怠，心思全用在了治下百姓身上。无论是治水劝农，还是教化百姓，抑或是狱讼决断，无不秉持公心。自问俯仰无愧，蜀郡百姓多有好评，朝廷亦几次嘉奖……虽说自己也有私心，想着做出政绩，赢得个好口碑，得到皇帝赏识，获得朝廷重用，博个封妻荫子、光宗耀祖，但哪个为官者不是如此？这实是人之常情，算不得什么恶念，更无伤天和，不至于得上天责罚吧。

文党想到三年来治理湔水之事，就有想号啕大哭的冲动，其间艰难辛酸，只有自己心知。当初修造水利之时，就有传言，说他筑堰开渠，伤了龙脉，惹恼了山水神祇……当时，文党并不在意这些，权当无稽之谈，一笑置之。如今湔水治理已毕，尚不知收成究竟如何，各县情况迟迟不见来报，令文党心下忐忑不安。而桂子花开二度的异常、“岁乱”灾异之说，似乎击垮了他内心的大堤，让他瞬间彻底崩塌。

文党静静跪坐在亭子里，双手笼在袖中，似乎在苦苦等待，等待一场命运的审判。他细细回想，不断叩问内心，始终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，想不出蜀郡与自己遭受灾殃的缘故。他只有无奈放弃，任由绝望的情绪把自己淹没，如同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不断下沉，无力挣扎，无法呼吸。没有人知晓文党内心无法言说的苦痛，无从知晓他此刻的哀愁与悲凉。

管家文原在院门口踟蹰徘徊一阵，犹豫再三，还是畏畏怯怯地走进亭子，靠近文党，弯腰低声道：“主人，司马长史与张主簿两位过来了，正在前堂等候……”

文党有些生气，头也不回，冷冷道：“我不是早说过了吗？不见！一概不见！”

文原嗫嚅道：“司马长史说，事情有些紧急，朝廷今年岁察……”

不待文原说完，文党就打断他的话，厉声道：“你这是在教我如何做事？”

“老奴不敢！”文原吓得差点跪下，忙带着哭腔告饶。

文党没有再吱声。文原弓着腰，连忙退下，一边走，一边不断用衣袖擦拭眼角。他心里一直不解，主人一贯随和可亲，不知为何，近几日来，脾气突然变得极为古怪。三天了，拒不见客倒也罢了，自己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，还动不动就发脾气。下人们见了都远远躲开，就连经氏夫人也劝不动。

来到前堂，司马秩和张国忠二人见到文原，都站起身来，眼里满是期望，但瞬间就转为失望。文原躬身告歉，推说已经禀报太守，但太守身体抱恙，今日实在不便见客，请二位暂回。

主簿张国忠紧皱眉头，两眼逼视文原，带着一些情绪，高声道：“太守这病的可真不是时候啊，这一郡岁察，不日就要上报朝廷，太守不发话，我等该如何着手？”

文原满脸尴尬，不敢接话，只得躬身施礼，不住拱手告罪。

长史司马轶施施然上一步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等就不再打扰太守养病，改日再来。”说完，拉着张国忠就告辞而出。

出了府门，张国忠再也憋不住，直着脖子嚷道：“司马长史，你说说，太守这究竟是唱的哪一出啊？”

司马轶一手捋捋胡须，一手拍了拍张国忠的手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张主簿太性急了，太守如此，定有他的考虑和安排，我等身为属下，只需恪守本分，切不可妄加揣测啊……”

张国忠不解地看着司马轶，气呼呼地回了一句：“哼！就喜欢阴阳怪气。”

司马轶不以为意，看到张国忠的样子，不由一阵大笑。

张国忠似乎更加生气，使劲一甩衣袖，转身离去。

看着张国忠离去的背影，司马轶微微一怔，轻轻摇摇头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也迅疾转身离去。

见二人走远，文原暗暗叹息一声，关上大门，蹒跚着向后堂走去……

二

正午时分，经氏夫人让婢女春兰将饭菜送给文党。春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，怯怯地望着主母，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。另外几个婢女和男仆，也赶紧将头转向一边，生怕主母指派到自己。所有人都在躲避，谁也不愿去见主人，确切说是不敢。几天来，府内家仆婢女，好几个人都莫名其妙地遭到责骂，谁还敢去触霉头。经氏夫人见状，扫视众人一眼，也微微摇头，低低叹息一声，转身便独自端起装着饭菜的食盘，又加上一壶蜀黍桂花酒。

经氏轻移莲步，袅袅娜娜来到亭子中间，轻轻放下食盘。

“老爷，都三天了，你好歹吃点吧，都是你最爱吃的蜀黍羹和鹿脯炙肉，还有桂花陈酿……”经氏低声温语相劝。

文党还是一动不动，甚至轻轻闭上眼睛，似乎看都懒得看一眼。对于平日里喜欢的酒肉菜肴，他似乎失去了兴趣，抑或味觉失灵，已经感受不到美食滋味。

一只鸟儿从墙外飞入后院，停留在桂花树枝叶间，叽叽喳喳，不知疲倦地鸣叫，像是想要唤醒文党对美味的记忆，又好像在苦口婆心地开导他。他微微睁开眼，目光有些呆滞，痴痴凝望着树枝上的鸟儿，似乎想努力听懂鸟儿的诉说。

然而，他还是失望了，或者厌烦了鸟儿的吵闹，他再次闭上双眼，伸出右手，轻摇几下，示意经氏不要再说。经氏犹豫一下，只得打住话头，看着文党消瘦的脸颊，两边颧骨微微凸起，脸色有些暗黄。她欲言又止，慢慢转身，独自黯然离开，抬起衣袖轻轻拭去眼角的泪痕。

后厨内，几个女仆小厮正围坐在食案前吃饭。见夫人离开，左右没人，几个人便凑在一起低声嘀咕，不时小心地望向门口。

“主人这几天太奇怪了，咋回事呀？”

“是不是遭了魔魔？我们村就有人遭过，也跟主人一样，不吃不喝……”

“我看啊，可能是被哪个女子把魂勾走了……”

婢女的话似乎引起了众人更大的兴趣，几个脑袋凑得更近，吃吃低笑。

“狗胆！”一声低沉的怒喝，让几个男仆女婢吓了一跳。

文原从门口快步走进来，怒气冲冲地盯着几个人，脸色铁青，两道目光冷冽得像两把刀子，闪着森严的寒光，让人不敢直视。

几个仆婢吓得不轻，赶紧放下碗筷，全都跪伏在地，低垂着脑袋，浑身瑟瑟发抖。

“怎么了？”经氏从院子里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不禁发问。

几个人脑袋垂得更低，无人敢开口，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文原侧过身，对经氏夫人欠身施礼，恭敬地低声回道：“几个贱奴不知死活，胆敢背后乱嚼舌头……”

经氏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后院，似乎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，不由轻叹道：“唉，这次就算了罢，倘若有人胆敢再犯，定然家法严惩，绝不轻饶！”

文原怒喝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几个人赶紧磕头起身，脚步踉跄、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后厨，饭也不敢再吃。

经氏掀开门帘，走进内室，在案几边坐下，心中的无奈、委屈、伤心，此刻再也压抑不住，一手紧紧捂住嘴，低声抽泣起来。

文原佝偻着身子，不住搓手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低声劝道：“夫人，千万不要伤心，切莫哭坏了身子，这府中上下几十号人，可都还得靠你拿主意呐……”

经氏使劲咬着衣袖，肩头不住耸动，抽抽噎噎好一阵，才止住哭泣，拭去脸上的泪水，慢步走出内室，脸色平静如常。

而奇异的气氛还在弥漫，让太守官邸显得特别压抑。文党形似枯木，要么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发呆，要么独坐院内，直勾勾地盯着桂花树出神，似乎要看清每一片叶子、每一粒桂花，看穿桂花二度绽放的缘由，看透“岁乱”之说的真假。

官邸内的家仆婢女，更是小心翼翼，轻手轻脚，彼此多只是眼神交流，或点头示意，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生怕招致主子的呵斥责骂。

几天过去，太守官邸内每个人的耐心，也被一点一点消磨，在极度的压抑中，似乎大家都在等待，等待一个虚无缥缈的转机。

转机，出现在这天正午时分，随着江源令王道君的拜见而到来。

王道君到郡署求见太守，门房衙役告知他，文太守抱恙在家。王道君便急忙赶往太守官邸。

管家文原把王道君迎进前堂，再三劝王道君回去。王道君思索良久，详细询问了太守的病情，还是执意要拜见。

“太守正值盛年，以前从未生病，不冷不热、不痛不咳，就只是整日不吃不喝，整整五天了，消瘦了不少……”文原苦着脸道，拼命忍住快要落下的泪水。

王道君听文原诉说，眼里浮上一层沉思之色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哦，我猜太守或许不是身子的病，而是心病，说不准我真还能太守祛除病根。”

文原苦着脸，摇摇头道：“王县令还是不要去触霉头的好，司马长史、张主簿都遭过骂，你小心……”

“管家放心，只需禀告太守一声，就说繁县王道君求见，如果太守责骂，皆与你无关。”王道君似乎很有把握，言语间充满自信。

文原有些吃不准，犹豫着走进后堂通报。

文原离开不一会儿，又很快小跑着来到前堂，脸上满是兴奋，深深一揖，急急道：“王县令真是神算，我家主人有请——”

踏进书房，虽然有些心理准备，但王道君还是大吃一惊。他微微愣了一下，才骤然反应过来，赶紧快步上前，躬身抱拳施礼。

王道君确实被吓了一跳，若非在太守官邸，还有管家带路，他几乎不敢与眼前此人相认。他抬头看了看案几前这个人，形容枯槁，头发凌乱，面容暗沉，脸颊消瘦，两眼塌陷，目光无神，呆若木石，谁能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堂堂的蜀郡太守。原本丰神俊朗、器宇轩昂的太守，此时似乎衰老了十岁不止。

文党眉头紧皱，只是稍稍抬起眼皮，转动眼珠，死死盯着王道君。这让王道君心里有些发毛，不敢与他对视，怯怯地垂下目光，端起几案上的茶碗假装饮茶。

片刻，文党遽然问道：“你咋这个样子？”声音有些嘶哑，干涩粗糙，像枯枝摩擦发出的声响，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情感与温度。

王道君有些蒙，上下打量了自己的官袍，再望向文党，目光茫然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你咋把自己搞成这副尊荣，瘦得像只病猴……”文党的声音沉郁、干枯，有些飘忽，似乎带着一丝伤感，又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，给人咫尺千里的感觉。

王道君恭敬一揖，不紧不慢禀告道：“禀太守，江源原本靠天吃饭，百姓养成疏懒怠怠风气，滴水治理之后，下官生怕辜负太守苦心，只得下乡入户，劝民及时耕种，莫误农时，并教习百姓耕种之法，几乎日日都与百姓一道劳作，岂敢爱惜这副臭皮囊……”

不待王道君说完，文党上身往几案靠了靠，两手撑在案上，死死盯着王道君的脸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江源今年收成如何？”

王道君没有马上回答，反问道：“这是太守的病根吧？”

“问你话呢，快说！”文党言语急切，显得颇不耐烦，似乎带着一点火气。

王道君赶紧直起身子，深深一揖，正色道：“太守且莫忧心，属下今日就是来报喜的，并代江源两万百姓，前来感谢太守的天大功德……”

文党看着王道君，双眼微眯，目光深邃，没有说话，等待着下文。

王道君继续恭敬道：“江源今年得滴水之便，又承蒙上天眷顾，算得上风调雨顺，全县今年稻黍收成，至少增长三成以上，租赋可望满收，超过以往任何一年……”

文党依旧没有说话，探寻的目光逼视王道君，似乎有些半信半疑。王道君心头一沉，突然感到有些发虚，好像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，垂下眼睑，不敢抬头。

文党上身尽力前倾，伸出一只手，隔着案几，使劲敲了一下王道君的额头。

王道君抬起头，满脸惶然，不解地望着文党，嗫嚅道：“太守，这是……”

“问你收成，你一句话就能说清楚，偏偏那么多废话，就会卖嘴皮子。”文党语带责备，表情却出卖了他的内心，眼光格外温和，脸上浮现起掩饰不住的笑意，像室外初秋的暖阳，柔软而明亮，整个人也有了精神气，就像一粒清水泡发的桂花，变得丰润饱满。

王道君咧嘴一笑，用手摸了摸额头。

文党很快又轻轻敲了一下王道君的额头，王道君假意苦着脸问道：“太守，这又是为何啊？”

“为何？既然知道我担心，为何迟迟不报？是不是又在耍什么小心思？”文

党连连厉声追问。

王道君苦笑：“太守明鉴，属下冤枉，全县上计还没做完，下官就马不停蹄赶来……”

文党假意恼怒道：“是不是没有打痛？”

王道君一脸涎笑，马上止住话头，郑重抱拳：“太守下手恰到好处，下官知痛了！”

“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文党忍俊不禁，王道君也跟着咧嘴大笑。

俄顷，文党猛然一挥手，满脸得意道：“走！跟我去郡署，让郡署那些人都开开眼界。”

言毕，文党猛地起身，不意一阵眩晕，差点跌倒。王道君赶忙上前，稳稳扶住文党，满脸关切。

文党使劲眨了眨眼，晃晃脑袋定了定神，低声嘟囔道：“唉，都忘了，好几天没进过食，这阵子腹内还空虚着呢，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……”

说着，文党忽然睁大眼，逼视王道君，厉声道：“这都是你小子害的！”

“是是是，都是道君的错，罪莫大焉，罪莫大焉。”王道君嬉皮笑脸应和着。他自县丞出道，出任县令五年有余，对官场上下级之间分寸把握极准，但令他意外的是，一向端庄严谨、不苟言笑的文党，竟然还有如此温情的一面。此刻，他不像一个大权在握、秩禄二千石的太守，而像极了顽性颇大的邻家兄弟，一个不拘礼节的玩伴，身上没有了平日拒人千里的官威与冷厉，只有发自本性的慈蔼与关心，那是超越繁文缛节的随性与洒脱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常人有的缕缕温情。他当然知道，这是太守对他示好，把他当成了完全可以信赖和托付的人，甚至已经超过了官员对下属的信任。他内心充满了感动，被一种情感融化着。

“愣着干啥？还要我三请吗？得罚你一大坛，不，至少三坛……”也不待王道君反应，文党拉着他的手就走，一路大笑，满是开心，只是声音依然有些干涩嘶哑。

文党一边走，一边大声嚷嚷道：“夫人，赶紧安排饭肴，多拿些酒来，我要跟君实好好喝两盏。”

文原一直在院子里东瞅瞅西望望，假装打理那些花草草，不时向书房这